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鄉録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胡觀蘭

敬鄉錄卷十二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劒州學教授刋廸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歴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觀之象之渙之節之

王益之字行父淳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五十卷西山真公讀書之說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刹堂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盖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

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攷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丞熈寧行免役等法北縣亦置丞崇寧脩熈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為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户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攷居一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予憂居屏謝外事繙閲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謏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賛予決者什九藉予書者什五顧合力以緒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

書靡不畢集而新静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又從傍掇拾以為之助區分彚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掇置國家沿襲元豐正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寘篇端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閒有一事而諸書不同兼而存之官之冗散諸書不具者列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為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閞卷之頃可以知其槩前

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益加勉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過録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壓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以予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之也

王謙之字吉甫淳熈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闕　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

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指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辨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

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滚滚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篇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

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為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為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則倣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為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户牖而欲名

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議者而問之

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為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華貫又以不登權門沮年垂六十始脫選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籍田令出守

盱眙除江東提點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
不得免入爲國子祭酒遷貳卿文昌悉兼祭酒凡四
歲理宗即位以工部尚書爲端明學士同知院事紹
定改元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
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自辛巳還朝累
歲丐歸已而得請端平初詔下六七不能强後卒謚
端獻盤室其自號也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杜
範狀其行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景贈太師信國

公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弱冠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為嚴州比較務受知張宣公不喜作縣故從宦迂迴終於沅倅公潛心經籍學成行尊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今陳大猷書集傳所引馬氏即其人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賢坊以尊慕之孫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初以祖致仕恩入官寶慶三年中進士第屢更外任後比司農卿總領淮西兵馬財賦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安撫臨安作帥紹興專治浩繁彈壓權貴風績凛然留守建康前後三至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邊鄙乂安敵人敬憚除觀文殿學士參知政事終同知樞密院事以卒宋季能臣也自號裕齋至今父老能談其政及書判可喜事云

祀馬將軍廟竹枝辭闕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統領官薛象先宣撫京湖用為本司神勇統制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為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於庭下謂衆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旗下立紅旗下者僅四百人渭孫即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

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笞殺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入象先使守樊城敵至擊之小却都統制趙闕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戰於神馬坡為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假以名位象先即檄渭孫權神武軍副都統未發參謀官陳益之至曰呂希祖方鋭意立功豈可不少假借即

更檄以為鄂闕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未受命而友諒歸渭孫往見友諒友諒疑其圖已伏其壻戸内躍出殺之誣渭孫欲殺已申宣司後有密旨命象先體究象先畏懦不敢問其冤竟不白出朝野雜記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為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

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令春自嚴瀨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衮衮數百語正聲迭奏雅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訪事於張載積思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逵衛瓘之徒從而序什之遂貴洛陽之紙陸機負一時重名懷欲賦而筆竟輟余

獨何人敢自比於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胸中洒落紙上而又奚問事於他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贍矣非假謚華為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乎人知烟雲風景出没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髙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顧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没隱佚居是時弃春稼秋往往得志贍文辭之罷識工於

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者置而不用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為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少槩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為八詠以自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顧以是名樓辱矣夫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刷决之者二君子之作毋乃有意於斯乎然予又有所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己者匪易等

臯夔㑊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衝則如干將莫邪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亦二君子之所素講明者余是邦詆也放懷而登畫興而旋風清月白樂乎山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

古為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録中而具載默成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唐與正淳熙中嘗别為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砦在齊之作為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如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敬鄉録卷十二

敬鄉録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興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初召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丞相尋拜特進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力請謝事加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謚文惠人稱之曰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

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之嘗謂其為人長德平心窂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為宗主者得之矣

奏請謚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熈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録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夐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襃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

特出之才卓絶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畧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説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擧所為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為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録其遺文為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

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閒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胄日益横以罪誅滅人固恨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謂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

宗以修藝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絶之議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為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服為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獲表見於明時非惟有愧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

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聞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勑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

公學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子非國家福末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嘉歎擢第三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覲省貽書樞密趙汝愚言之除國子録乃與學官共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寧宗即位上封事陳時事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侂胄用事求出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丞相既逐侂胄恨封事中有詆斥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人勸必辨廷對

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胄欲害之亦不為動丁父
憂闋禫復除秘書郎度支郎官為丞相陳自强所引
恐不肯往見侂胄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以
補外去師旦敗有閱其家實籍者獨無公及魏了翁
名召還朝嘉定以來歷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者
往往出位爭之除國子祭酒不兩慮詒言宜令史彌
遠終孝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除秘
書監奏養人才御將帥又採時政為書言甚剴切兼

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言事屢忤貴近丐祠且言於東宮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獨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脩其身而已出知嘉興風績彌著改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於家嘗作日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不為小人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樓

公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文忠謂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奏議春秋臆說通鑑釋標釋標者釋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謚忠簡

子埜

王埜字子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年登進士第仕潭時真文忠為帥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真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為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奥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真公益器重

焉為作潛齋記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叅贊攝邵
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
朝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藩閫言論風績皆可稱
記其為樞密院編脩兼權檢詳也襄蜀事急議遣使
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公言
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
副都丞旨奏請出師絶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
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閫諭旨嘉熈改元輪

對採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說復草兩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上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真公告寧宗為比史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灾異策免為況今秋冬之交雷電並作灾有甚焉父既陳之於嘉定子獨不可告之於淳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疏備言之

後又言嵩之當顯絶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爲
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
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
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
險備且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
綱不便就湖口縣造輪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兼
都大提舉浙江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
禦以守江尤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

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北兵擾楊子橋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無為和州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衆渦口渡淮掠金剛臺蹂蘄黃命徐明等將出皖城既捷復薄之於淝水之南敗之於是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經歷故都舊邑山川險阨考求故

迹驅馬憑高遠覽慨然又以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飾
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艨艟萬艘兩年
在建康江上晏然寶祐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事封吳國開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學
士領洞霄宫祠歸優游山水間景定初薨贈七官位
特進公既因真公知朱子之學凡其門人高弟必加
禮敬之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朱子以真公配為侍
讀請問大學衍義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工詩詩叢若

干卷書法祖率更作大字尤清勁可愛云 右二篇皆括其家傳

節畧

鄭氏館中書事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烟庭前松已腦門外柳應綿尤喜安牀處更深無杜鵑

潘氏由括蒼徙金華諱宗回者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晩得復州未上卒壽昌縣丞宗說者宗回兄弟也吕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二人子也一諱好

謙字伯益子景連景夔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一字敏修子景珪景參景憲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勅令所删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由太學登進士第與吕成公同年調荆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晚以子自覺字身甫吕成公為作字辭者試禮部中選請致仕改承事郎卒景愈字叔昌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景良成公壻也景憲景愈皆學於吕公之門而朱子往

還問道甚密景憲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朱子為記朱子長子塾留婺從呂公游景憲以女妻之朱子嘗書有宗吉士潘伯御墓及銘景憲墓云潘自牧者字牧之景闕子慶元丙辰進士為福州教授時著記纂淵海若干卷今行於世嘗為潭州分司粮料院太平縣常山縣令

陳大猷字闕東陽人紹定己丑進士著書集傳採輯羣言附以己意李文清公宗勉為序由從仕郎兩

浙轉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門宋季其說盛行云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
墓稱吳氏父子興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
蔡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
傅即同叔也又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古書特有隱
趣吳嚴奉如師遜愛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
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
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今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

者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仕至國博官講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

潘墀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號介軒闕

奉行公田

王萬字處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

江淮理宗時為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為太常少卿尋補外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撓居常思之會侍御史闕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意上曰王萬真其選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詔有云王萬立朝謇諤有古遺直為郡廉平有古遺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官楮五百千平江府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立太常議謚於是贈秘閣脩撰謚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某緣父恩亦仕至大府

寺丞

敬鄉録卷十三

敬鄉録卷十四

元 吴師道 撰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邑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為國子録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罷械作惠民倉真文忠公為作記十四

年金人犯邊一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蹦蘄時公已
過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敵至而止時州兵迎
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肥
援兵敗走朝命馮楫援二郡擁兵境上遷延不進攻益
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刼其寨而還敵始憚之
會黃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勵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于士夗力戰死之公付州印於虞

兵使懐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辱即帥兵
巷戰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
劍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自城
守至臨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
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
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
判秦鉅教授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與標知蘄春縣林槩主
簿甯時鳳統領孫中江旺監轄嚴剛中並真公慕義宗知

縣事陳仲玹亦立廟於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之宋寧宗紀書金陷蘄黄事云何大節棄城遁誠之死之當時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蘄黄相繼陷茂欽果決全節立可遲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云黄守懦甚逆戰境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劉克莊答傳諫議伯成書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建安陸通判石孝淳伏而逃

死史民無以遁辨之甚詳又有聞二守臣訃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絶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聞死尚握州符戰塲便可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為何發也劉又云茂欽死守孤城或咎其不知變坑陷生靈者盖

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於此以見其實大節太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也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葉邽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謚議

賜謚勑命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准省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搢紳之論僉

謂故朝奉大夫集英殿脩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寶謨閣待制致仕徐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遜侍卿九辭次對垂沒固辭郊恩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合照近降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照近來黄幹李燔劉宰例下本寺為徐僑議謚其於風化實非小補

謚議　　承議郎太常博士趙崇潔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闢後學辨析於毫分之異究極於底藴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

達之閭門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謂也善乎侍讀徐公僑之言曰比年以來晦菴先生之書滿天下家藏人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可謂得其所以言者歟公主上饒簿時請學於朱先生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為人欲即為先生首肯謂勉齋黃公曰崇父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又謂趙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日用工夫

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毅名齋自是所造益深所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謂規模正大而梯級甚明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生踐履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者公之修身也承志婉愉居喪哀毀者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者公之居家也小夫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於心必曰毅齋得無知之乎則公之居鄉也又以莅官立朝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

史薦為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顧明詔大臣以正已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也時宰怒嗾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為公請祠者始主管華州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紹定二年遂告老再請乃得謝環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宿望弓旌四出遂詔公復起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除秘書少監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覲公首奏以

正心為本知人為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也凡數千言上為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友愛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析理欲因致勸懲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間斯可謂君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

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丐去益力章六上遂命以内祠侍讀公懇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並相各私其私如乞召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相臣子復起議和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捄正嗔之以病申前請辭益苦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公猶力辭次對恩終於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厚貌深情苟以欺世服名者方其平居猶可强自矯飾名利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凜然一節自守弗渝

遜寵辭榮萬乘不能強而留海內識與不識聞公之風皆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疇能然哉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學卓為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請以文清為謚謹議

覆

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莊文府教授洪勲

士君子以知道為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

非剛無以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私則此心不為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為外物所屈而守之固是君子之難能也故下缺

竹門　即事　具見濂洛風雅

偶書二絶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來今感應中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閑要知天地生成妙

只在陰陽進退閒

克齋銘

天命於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沉天理之微人欲之熾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責育莫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為帥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偽人蜮伏辜天君正位

四訓

每讀論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切者有五因輯約而為四訓奉以自儆焉

不講是憂（理窒則憂）悅此時習（理洽則悅）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五始志逮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求之發憤忘食老至不知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有要在默識易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為可興者詩君子就道無求安飽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志於穀寡尤寡悔奚俟干禄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

好信終墮愚賊入孝出悌文乃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為巳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諆道不憂約禮弗畔毋怠而寢莫省所誨毋悦而晝自安於退遷怒貳過不萌於微未聞好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顔是希

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次於是立人達人欲不狥巳能好能惡占其為矣一日

用力未見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鮮剛毅木訥近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生其弗求苟志無惡觀過可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為静而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門如見大賔已所不欲於人勿施其在邦家夫誰怨之恭敬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吾則豈敢若是與聖子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視聽言動罔或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天其庶

矣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訒恥於過行惟訥斯敏有德必有就道必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由也誨女知之信始觀今於予何誅舍欲為辭求非吾徒詩書執禮先行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與點是偃考之德行騫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言時行物生何哉者天斯道之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乎曰

唯

右訓言

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事必然車無輗軏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别兵食可去民無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敬事後食兼是二者言行無愧豈但州里蠻陌行矣立參於前輿倚於衡隨所見焉則著則明為仁大方循道坦履君子一之曰誠而已

右訓敬信

陳韡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弟也北山嘗任發户曹韡生於廨舍初郡有玉蟾大王廟在子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威靈甚厲韡生時見玉蟾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畧年未三十出奇破淮東寇紹定中為福建招捕使平汀邵劍三州盜屢開閫督兵終樞密使謚忠肅亦名臣也韡嘗以征殺所得婦人乳頭糟以食遠饋其

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索之無以應詰其故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於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常葬之殘忍盖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盖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闕　東陽人自號

東白蓋縣之山名登闕　　進士似道父涉容也

博學善文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

有文集若干卷讀大事記未見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敎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

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槩已觀音

院居縣闕七十里興創竟役僧妙端介予友胡君普來

請記予閙釋氏之祖有為石室者每度人輙置籌其中

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
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
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
言生無益於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
牙三邑杭越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誠得地數弓當
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
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閩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衔乃禮
其嗣道祺師迎之共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

臨終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闥鐘樓畧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翳所入彩滋欲治其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絶聲又二十年始績於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奥廡序庫帑浴湢深穩周備而又殖産為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官羇旅有委積道路有候館此王者之政也至漢猶設陌里亭候後世置不論顧典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其人又多行足以

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强力必扵成而後已則其教雖欲不廢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棲以醫立莱園院曽子固謂其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為無不如志深歎世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矣嗟夫棲特十年耳未知慧雲子傳孫孫傳子綿歴五十年之逺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大小陵嶺間面二高峯而龍井之水横貫以入於湖信吉璪也寺後大石贔屭翁然雲亘粲然星離筋脉奇瘦如覩夔源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琛行卒愕疑欲搏噬其勝絶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鄰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蓋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容佩耰鋤决疏沮洳剔决嵁巖澗谷透邃俄若異境蔽虧往復疑於無窮意甚

樂之筧竹引泉激流過顙又數十舉武亭於岩上取無心出岫之義名以靜雲稍東漫瓏坡陀龍鼻注水散亂幽竇上蔭老木小徑斗折西向著亭取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名以凝紫羣岡擁護萬松干霄而層巒疊巘無不合奇轉勢自獻於几席之下矣靈苗異卉莫可名狀禽聲上下與鐘梵答大非人間世也一日印以書緘圖示予請記其勝予曰師主於教者也教主於學者也山之登峯造極非師之講貫乎泉之窮源究本非師之探

索乎升高而明敞望逺而通達非師之屏除障閡乎信如是則可游乎物之表矣師曰然乃筆授刋之岩上

嵊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湴剡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隣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糴接乎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國朝熙豐之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責扃閉廩庾遞相付受不敢訾省脫遇賑發往往多腐

為飛埃惠不下究兹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剡居千
巖萬壑中田少食難類多取給於舟泛溪流滲漉至或
不時則負郭之氓盻盻然無所得食兹平糴之所以尤
不可後歟俟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帑督市儈負
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於是平糴之議起焉撙節
浮費得緡錢為萬者三以時而糴時而出之視其糴之
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乃視縣治之南為
堂三間扁曰存愛兩廡倍之即以為廒摽以春須而秋

歛之之號門墉有嚴他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知役亦可謂難也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民欺隱官田地充之以其羨置田畝以濟窮乏之不能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揺手於中條疏密而防慮遠剡何幸嗷道子嘗謂天下事無不可為特患士大夫不以為家之心為國爾侯所節費用多例所入一切屏去詭重力難以就玆緒殆不啻如其家之為先是學宮推圯棟桴梁柱岌岌如坐漏舟中侯恐

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子員聘請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閒至據案抗聲衍析大義士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覩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劉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

寶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

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為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名不起魯齋亦不肯仕之片言盡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切北山所著少而有諸書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燼於火傳抄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祥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

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其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録而以行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敘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晩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李高　寛兒輩

已上五詩俱載濂洛風雅茲不録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易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攷蓍策自然之變作為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云爾至文王之係彖周公之係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依卜筮為訓俾之觀變玩

占趨吉避凶以為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云云具見北山發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謚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誥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誥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謚文定誥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賛為金吉父書　愛日齋箴為族孫僕作　秋蘭辭　和立齋踏月歌　老菊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舟晚笛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已上四首題畫　八詠樓　屈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寺　陶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蘭亭記　新竹次韻已上俱濂洛風雅所載玆不具　呂太

后像贊　武后像贊

周子太極圖説衍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魯經章句序　魯齋記　魯齋先生壙誌葉由庚作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通齋作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諸生祭文　奉㷀黄告魯齋文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漕諱蓁之子以口吃不受世賞從敎齋徐文清公游稱其静愿無他好講學有闕與

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魯齋為之狀其行魯齋之卒也成父為之誌其壙嘗謂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無窮皆天地本然之數河圖上止於四象以為水火木金即其中以為土說到五行即性各有其義不必將先天圖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一向為言語

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識者以為名言

王佋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初從劉撝堂炎學卒業於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彦恭姪

羇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晩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慰藉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其二

羇旅閲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劇談滿懷氷雪激儀
型雖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
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虚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

霞封欒竈碧實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碁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晩唐人僧貫休集中屢有與舒道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師題赤松子廟兄弟神仙一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絶古今題此者殆無以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一里許唐所建玄元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二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

黄初平自號赤松子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為一人郡志既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皆附會之説後人往往誤以為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為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為詩有處囊闕

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峯來書度深雪歸夢斷踈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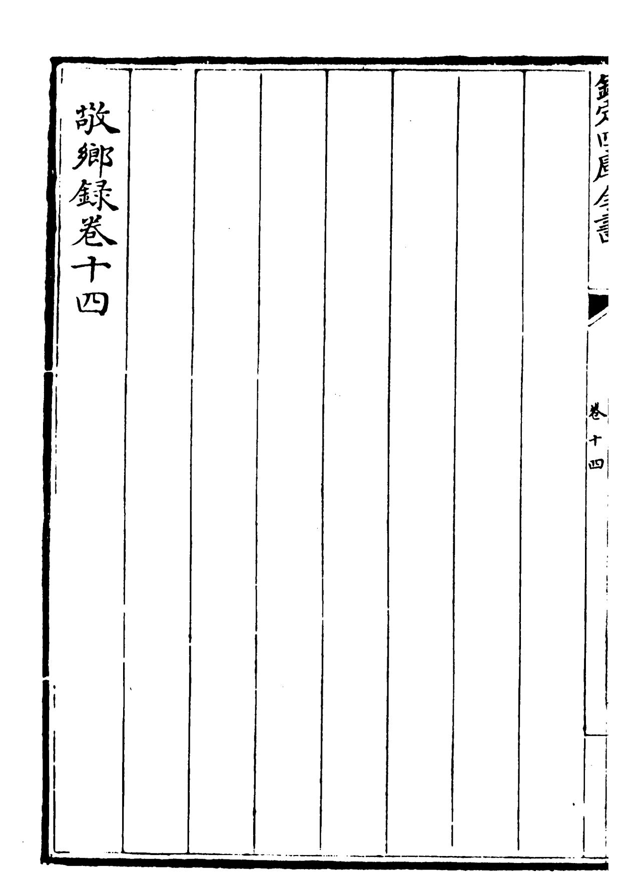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常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兹定掩關

寄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絶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乗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得路難

秋居書懐

默默跡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峯



敬鄉録卷十四